



7.7

鞍山韩宝山

封面设计 王大德

锻柄韩宝山

张石山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8.125 字数: 123 千字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050册

*

书号: 10088·730 定价: 0.62元

内 容 提 要

张石山是我省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。本书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十二个短篇，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文笔不拘一格，艺术构思各具特色。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成长的脚印。

序

西 戎

国庆节假日，读完韩石山同志将要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猪的喜剧》，写了一篇名曰序言的短文，以此表达我对他的作品喜爱之情。现在摆在我面前的，是另一位青年作家张石山的短篇小说集《锄柄韩宝山》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作者也提出要我写一篇类似的短文。我自知学识疏浅，有负“莘莘学子”。但既已被他们恭称“老师”，也只好斗胆勉为其难，噜嗦几句了。

这两位青年作家，都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省小说园地上出现的新人。说来也巧，两位青年

作家，名字相同，都叫石山，被人戏称为“山西两座山”。但各自在作品中所显示的艺术风格，并非如笔名一样的雷同，恰恰各有其引人的特色。这里，我主要想就张石山同志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特色，作一点粗浅介绍，以便读者了解作者的生活与创作，或许不算是多余的吧。

一

张石山同志今年三十四岁，生在山西孟县红崖底村。童年是在一个“三天不吃糠，肚里没主张”的穷山沟里度过的。家乡的穷日子，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。

十二岁以后，他进城上了学。由初中到高中，学习用功，得过好学生的奖状，当过学校青年团支部书记。正当他发奋求知，憧憬未来的时候，十年内乱开始了。从此荒弃了学业，戴起了红袖箍，干开了“造反有理”的“革命”：剪烫发头、砸霓虹灯、批斗、游行、串联……正直善良的

人，用疑惑的眼光盯他，用恐惧的神色躲他。这时，他感到困惑，心灵里极度不安，对这场“革命”，发生了怀疑和动摇，他消沉了。

一九六八年，他毅然决定出走，参加了人民解放军，当了一名侦察兵，在天山伊犁河畔守卫祖国的边疆防线。在那里，虽然没有参加过战斗，但酷暑严冬日夜巡逻，确也经受了体力和意志的锻炼。

一九七〇年，他复员回来，当上了机车车辆厂的司炉工。这时，满街大标语，到处依然是乱糟糟的“革命”斗争。对此他十分恶厌，但又无能为力，想到国家、个人前途，精神苦闷，忧心忡忡，索性一头扎进书堆里。一连三年，他利用业余时间，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，大凡当时他能搜寻到的所谓“禁书”，如曹雪芹、蒲松龄、冯梦龙、赵树理、巴金、雨果、巴尔扎克、梅里美、莫泊桑、契诃夫等中外名家的作品，他都借来读了。他原本想借读书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，不料从此始，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

兴趣。拿起手中的笔，开始表现他所熟悉的，经过思考的，有意义的生活。果然，他获得了成功。《长工屋》就是他的处女作。

党的三中全会以后，他的思想逐步摆脱了“三突出”的禁锢，接二连三地写出了《大车王忠》等一篇又一篇受到好评的作品。

张石山的青少年时代，正处在国家十年内乱的岁月，虽然没有可能进高等学府深造，但他也没有浪费光阴，虚度年华。在生活 and 自学的道路上，艰辛磨砺，付出了心血。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，这就是我要把作者的经历和自学情况作一简介的用意所在。

二

张石山同志的作品，我喜欢读。并不因为他作品的语言和故事结构，师承“山药蛋”风格的缘故。在他写农村题材以外

的作品中，有的恰恰采用的是知识分子语言，故事结构、人物刻画，亦有较多抒情色彩和心理描写。由于他有较好的生活积累，并能从多方面探测生活的脉搏，尽管作品的表现方式各异，同样深印着时代前进的足迹。

张石山作品中的正面人物，颇有他自己的个性特色：性格倔强，行为耿介；劳动人民身上的这种美好的品德，正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顽强追求而企图全力表现的美。请看《会说话的眼睛》中的李东阳老师，《第三次会面》中的老工人张六，《铤柄韩宝山》中的韩宝山，《最后的冲刺》中的李庭赫等等。作者在这些他要歌颂的人物身上，寄托了自己的理想，赋予了他们战胜邪恶的胆识，十分动情地刻化了他们那高尚灵魂的美。也正是这些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，在那充满谎言和泪水的日子里，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，成为战胜邪恶的强大正义力量。

当然，作者在歌颂倔强善美的同时，

在有些作品中，也相当尖锐地揭露鞭答了社会生活中的丑与恶。但是作者的爱憎是强烈的，也是分明的。描写这些人物的命运，作者并没有展览丑恶，而是要唤起他们那尚未泯灭的良智，改恶从善。因此，尽管作品中写了生活中的阴影，并不使人感到消沉和窒息，反而给人一种道德力量的启迪。

张石山同志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，也是值得称道的。他不囿于一种表现形式，为了使作品尽可能达到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统一，他努力寻求每一个题材适合的表现形式。为什么要这样写，用他的话来说：“本领只有‘两三下’，如果自己再高傲地排斥掉‘一两下’，只剩了‘单打一’。无异作茧自缚。”正因为他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宽广，各种不同职业，不同经历的人物：干部，工人，农民，学生，运动员，小偷等等，迫使他不得不在表现形式上作种种尝试。“只要有助于表达人物，有助于传达思想，什么样式也可以拿来一

用”。这就是他刻意探索新的表现形式的指导思想。

我认为对一个刚刚步入文学队伍行列的青年作家来说，勇于这样尝试、探求，并不是什么“非驴非马”，恰恰相反，正是作者在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所作的有益的努力。我是赞赏他的这种刻苦好学精神的。

三

“只有真诚的生活。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生活，才不会被生活遗弃。”

“只有努力学习。不懈地学习才不会落伍。”

“只有和人民在一起。离开人民，任何人都会垮台，那怕他是轰动一时的‘大作家’。”

以上这三段文字，是从张石山同志谈创作经验的一篇文章中摘引出来的。我认为这是张石山同志表明自己写作志向，经

过思考后立下的“军令状”。我要摘引于此，用意有二，其一是促作者恪守勿移；其二是想让热爱文学的青年朋友见识见识，会大有裨益。

张石山同志从一九七八年调来《汾水》编辑部工作，除做好本职编务，利用工作之余和生活假期，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在《汾水》和全国其它文艺报刊上，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，另外还写有中篇小说和其它形式的作品。其中《锄柄韩宝山》，荣获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获同年《汾水》优秀小说一等奖。他结集出版的这十二篇作品，均系近两年之新作。应该说，他在创作上是勤奋的，在创作水平上也不断有新的突破。只要他能够和生活保持密切联系，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，源源不断地呈现给读者的。

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

目 录

序.....西戎 1

会说话的眼睛..... 1

第三次会面.....14

对门亲事.....32

大拇指.....63

一个舞蹈演员的爱情.....76

待客.....92

最后的冲刺..... 106

镊柄韩宝山..... 132

晚来的摔跤手..... 160

花婆婆..... 189

淡绿色的蒲篮..... 215

盗墓者与令狐..... 225

会说话的眼睛

早先，每当在一些文章里读到“会说话的眼睛”之类的描写，都不禁要哑然失笑：眼睛怎么会说话呢？眼睛“深邃”、“睿智”已使人不好捉摸；眼睛好比“刀子”、“火焰”更带了夸张的意味；至于眼睛“会说话”云云，我认为：这全然是文人墨客在故弄玄虚、耸人听闻！

然而，生活来惩罚孤陋寡闻与少见多怪了。在一次不平常的，也可以说是极平常的经历中，我竟真的看到了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！

在我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因为我有幸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，属于所谓的“红五类”，就当然地加入了红卫兵；也许还因为我在班上担任团支部书记，又曾是连续几年的全校学习毛著标兵，我又荣幸地担任了某造反组织的司令。

那时，满校园乱作一团。“乱”，报纸上称

作“革命的秩序”。铺天盖地的大字报、大标语中，“造反有理万岁！”和“红色恐怖万岁！”的口号最具有权威；正如满校园骚动的人群中，戴红袖章的人最有权威一样。红卫兵们，男的，袖管卷至臂肘以上，军帽低低压住眉峰；女的，长发塞在军帽里，帽沿直指天空。大家一色的左臂佩戴鲜红的袖章，腰间扎着宽宽的皮带；人人恨不得立即进入共产主义，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一个早上完成。当其时也，哪一个红卫兵不是这样认为：主宰人类命运、决定国家前途的，正是我们！只有我们！

他们大破“四旧”：剪烫发头、锯高跟鞋，平兽头花脊、砸霓虹灯；他们横扫牛鬼蛇神：剃阴阳头、戴高帽子，坐“喷气式”、游街示众。当他们砸碎第一件国家财物时，内心难道没有发生过一丝颤动？然而，江青、陈伯达之流却说“小将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”！当他们听到第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发出惨人的惨叫时，内心难道没有产生过同情？然而，拖着“最最最”的长音而窃居高位的林彪却恶意地煽动：“好人打好人是误会，坏人打好人是锻炼，好人打坏人是活该”！如果说红卫兵们的某些举动，如今看来是荒唐可笑而又愚蠢，当年却是在良好愿望的驱使下自以为

紧跟“旗手”江青，干着“最最最”的革命！

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八月的某一天，正当依据我校各派组织联席会议的决定，全校展开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时，有人前来向我报告，说是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李东阳“斗不下来”。

“斗不下来？”这倒是我这个司令从未听到过的新闻！难道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面前，还有什么斗不垮的敌人？我俨然以常胜将军的口吻说道：“走！看看去！”

那是我最后一天当红卫兵，也是我最后一天担任造反派司令。就在那一天，我看到了那一双永志不忘的“会说话的眼睛”……

下午，盛夏的太阳刚刚偏西。泛着耀眼白光的操场上，热气蒸腾。靠近校园西面围墙的篮球场中央，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李东阳，面向太阳跪在三张堆垒起来的课桌顶端。围在四周的人正一哇声地喊：

“说！你是不是现行反革命！”

然后，突然归于一片沉寂的操场上就传开了李东阳低沉而坚定的声音：

“同学们，我不是现行反革命哪！”

不知是谁发了一声喊：

“推！”

远远望去，象是那“推”的声音长出了手，只见人群头顶的课桌开始向一边倾倒。开头，它们似乎还在空中挣扎着不肯倾跌似的停顿片刻，随后就愈来愈快地划过一条弧线，“齐里咔嚓”砸到操场上！

噢，是这样一种斗法！好奇心更使我加快了步伐。

李东阳是共产党员，在我读高中二年级时给我们班代语文，兼职班主任。第一堂课，介绍姓名时，他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“李东阳”三个字，一边用他那南方口音朗诵诗一般道：“东阳，东方的太阳！朝气蓬勃，万丈光芒！”

也许是第一节課给人的记忆深刻的缘故，李老师的这句话好几个班的同学都留有深刻印象。所以，在红卫兵联席会上，不止一个人提出这一问题来。大家认为：这是疯狂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语言！在我们伟大的国家，除了毛主席之外，谁有权利比之于太阳呢？大家都得着一种新发现的愉快：原来猖狂的反革命分子就在我们身边！同时，大家又都感到惊异：竟然直到今天才发现了这个早已存在的问题！老实说，当初我为

他有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还深深觉得羡慕呢！那是多么麻痹啊！

当我分开众人，挤进人群中时，已有人重新堆好了课桌，李东阳在大家的呵斥下又摇摇晃晃地爬了上去，被迫跪在上面。在这样的近处，我看得非常清楚：

阳光的直射下，李东阳满脸灰土，有的地方汗水与灰土和成了泥浆，正在淌下的汗水又在泥和灰中间冲出新的沟壑来。他的头发全被汗水打湿了，象一块黑色的湿毡粘在头颅上，鲜血从那湿毡下向外浸染，从发尖上向下滴落。是由于处在摇摇欲坠的高空？还是由于突然落入这样一种深不可测的陷井？我从侧面，看出他的目光中有一丝恐惧……

“说！你是不是现行反革命！”

也许是因为看到司令亲自出场了，小将们的吼声愈加猛烈起来。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，李东阳不禁一抖，不无惊惧地答道：

“同、同学们！我、我不是现行反革命哪！”

“推！”

随着一声呐喊，好几双手伸向了课桌。

“哗啦啦！”

课桌带着扭曲的呻吟声，倾塌在操场上。李